



非

秋風

卷之二

胡秋雅著



青年協會書局出版

非 常 時 叢 書

第 一 類 第 二 種

被 壓 迫 者 的 福 音

謝 扶 雅 著

青 年 協 會 書 局 刊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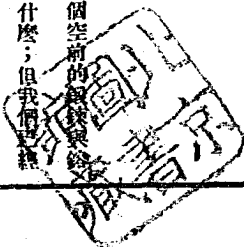
民 國 廿 七 年

編輯旨趣

大時代的洪爐，把我們整個民族的生活與思想，放在猛烈的火鍊裏，給它一個空前的鍛鍊與鑄造。這一個烈火的洗禮，現在還在進行着，我們還不能預料到它將來所賜予我們的是什麼；但我們已經感覺到我們有無數的事要做，有無限的話要說，有無窮的遠象要憧憬、要實現。看呀，全國覺醒的人們不都在那裏流着血、流着汗，在迎接這偉大時代的到來麼？非常時叢書的計劃，就是在這樣的意識和環境中產生出來的。

非常時叢書共分三類，每類十種，共三十種。第一類的總題是「非常時的認識」；第二類的總題是「非常時的基督教運動」；第三類的總題是「基督教思想的新趨向」。現在將這三類叢書的內容，簡略地加以說明。

在第一類叢書裏，我們希望讀者能從各方面去認識大時代——從歷史的詔示，從中國人民的自覺，從國際的現勢，從宗教的信仰，從實際的經驗。我們希望竭力避免主觀的空論，抽象的意識，處處以事



實爲根據，以經驗爲指導，去取得一個對大時代正確的認識，使我們在正確認識之下，能完成大時代所賦予我們的任務。

第二類叢書是討論基督教對大時代應取的態度和對大時代應有的貢獻，例如基督教對於救國運動，和平運動，戰時服務，聯合陣線，集權國家等等問題，以至基督徒本身的修養與訓練，都加以探討與敘述；一方面使我們覺得基督教在大時代應當是一種活潑有生命的力量，同時也因爲使命的艱鉅，使我感覺有把我們的宗教信仰與生活在各方面深刻化的必要。

第三類叢書是用批評的態度，來介紹基督教思想的新趨勢的。這些新趨勢大半表現於基督教對許多現行思想的態度，其中比較重要的如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法西主義，合作運動，新心理學，新物理學等，均在討論範圍之內。我們覺得基督教許多的新思潮，與我們的大時代有密切的關係，應當爲我們所注意。我們更希望：這一點小小的介紹工作，可以作爲未來更大的探討的起點。

這一套叢書，雖然有許多地方是以基督教作出發點，但在取材和態度方面，却都適合於一般讀者的閱覽與參考。假如這些叢書能對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發生一種激勵鼓舞的作用，使他們更能夠爲真理，爲國家，爲民族而獻身，這便是我們對大時代一點小小的貢獻。

編者

目次

- 第一章 「神國近了」……………(1)
- 一 什麼叫做神國
- 二 神國降臨底前夕
- 第二章 生在被壓迫民族中的耶穌……………(12)
- 一 耶穌產生時的猶太
- 二 耶穌底生平
- 第三章 耶穌底教訓……………(24)

一 關於他的信仰

二 人生觀和社會運動

第四章 我們應當怎樣？

.....

(39)

一 救濟未足爲福音

二 組訓民衆也不算福音

三 『人不重生不能見神國』

被壓迫者的福音

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得自由。

先知以賽亞書六十一章一節

第一章 「神國近了」

一 什麼叫做神國

這是一個政治的大時代，同時也是宗教的大時代！

大時代序幕底展開，是世界上一個最大的民族——占全人類四分之一的四

萬萬五千萬廣大民衆——爲反抗世間最凶暴的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侵略，爲求得正義的伸張與集體和平的保障，進行着悲壯的，俠烈的革命戰爭。這種大規模的抗戰，將要掀起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爭取解放獨立的怒潮，將要促進實現一個公道、平等、自由、幸福的新社會秩序。因此，目前我們所踏入的時代，不僅在中華民族解放革命的歷史上開了一個劃時代的新紀元，同時更在世界民族解放革命運動，和新文化新社會孕育出生的歷史上展開了一個空前的偉大時代。換言之，我們已走上了「神國」的大路。

「神」是宗教上的名詞，「國」是政治上的名詞，「神國」是宗教的，也可以說是政治的名詞。政治的理想在使人生因利害關係而結合的政治形式社會（尤其是國家）得到安甯和發展。這是政治的目的，也可以說是宗教的目的。基督教便是這樣一個入世的、實證的、倫理的宗教。用教主耶穌的話：「我

來，是爲叫羊（衆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翰福音十章十節）。

「得生命」便是人類社會的「安寧」；「得豐盛的生命」便是人類社會的「發展」。而這樣一個良好的社會秩序，非每一個人各取得平等與自由的權利不可。非人人平等，不能保持社會的安甯；非人人自由，不能推進社會的發展。

孫中山先生從四十年實際經驗所歸納的死別遺言是：「余致力國民革命……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這話和二千年前耶穌「叫羊得生命，得更豐盛的生命」的話如出一轍。的確，中山先生是近代世界一個特出的政治家兼宗教家。

然而自由平等，談何容易？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是一件最受威脅、最難能可貴的事。它必須付莫大的代價，它必須掙扎，必須爭，必須「求」。中山先生領導他幾十萬的徒黨幹部，死命地、前仆後繼地、去「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四十年來，還沒有得到，還諄諄囑咐後起的同志繼續地「求」，「求」。

「現在革命尙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繼續努力，以求貫徹」。耶穌遠在二千年前，也已領導了他的門徒去「求」神國底降臨（馬太福音六章十節），耶穌費志而歿，歷代教會內的宗師先知，繼續領導徒衆共「求」神國底降臨，未嘗一時中斷。然而到了二十世紀的今日。神國依然沒有降臨，這也可見一個自由平等的人類社會真不是可以咄嗟立辦，同時表示四周阻撓的魔力確是凶頑異常，大有道高一尺，魔高十丈之概。

耶穌時代實現神國底最大孽障是羅馬帝國強權。我們今日實現神國底最大孽障是世界上法西斯侵略的資本帝國主義與其制度。這種法西斯國家是近代歷史的特產品，比當年的羅馬帝國主義殘惡萬倍，因為它帶有似是而非的宗教狂力，它也以「神」的姿態出現，它假冒着上帝的榮名來欺騙、蠱惑、壓迫一般民衆的靈魂。所以它實在是神國底最大勁敵，但也可以說是魔國史最後回光返

照的一頁，是它快絕息時拚死命地最末一次顛狂的掙扎。從現在起，真理之神的面貌可以顯現在人類的眼前，神國的第一重門戶可以豁然開啓！

到底基督教所稱的「神之國」是個怎麼樣的國？它的性質和內容是些什麼；說來話長，這本是三四千年前以色列民族宗教上的一個名詞或觀念，蘊有很濃郁的革命意義，具着民族解放的精神。這觀念底形成是由以色列民族受着法西斯性埃及民族的高度壓迫，不堪痛苦，起而反抗，夢想着一個自由平等安甯榮樂的新國家社會，要把它建立起來。時勢所造，那時以色列出了一個民族英雄名叫摩西（Moses）。據聖經所載，他應着大時代羣衆心理的要求，在西乃（Sinai）山上，拜受耶和華（Jehova）的神命，便號召同胞，結誓約於嚴重儀式之下，共信耶和華爲以色列族特戴的救主上帝，以色列族爲耶和華特寵的「選民」，於是率領羣衆，離開埃及，迤邐北行，踏入所謂迦南（Canaan）美地，

開了一個新生活的局面，多少實現了他們憧憬中的「神國」，代代相傳，雖然以後耶和華的屬性和神國的內容、機能，常有變更和擴大，但經過了以色列教，猶太教，一直到耶穌的宗教，「神之國」一個傳襲的流行名詞終沒有改。這名詞自然有它的特殊價值，它永永代表着人生所可能企達的最高理想社會，在那裏，人和人可以擊應氣求，一團和氣，營着最平安、最幸福、最可圓滿發展的美善生活。

二 神國降臨底前夕

如果社會主義可由「烏托邦的」演進為「科學的」，而分爲兩個不同的主義，那麼神國也可以別為「烏托邦神國」和以後演進而成的「科學的神國」兩種不同的理想社會。前者是一般猶太人的神國觀，而後者則是耶穌的神國觀。

猶太人的神國觀念，一方面是在第一次流亡後所產生的脫以色列族於水火的彌賽亞，一方面是期望未來和平與仁愛的大同社會的「末世主義」——是帶民族性的，是未來的，並且受波斯，希臘，埃及等地方出世和來世觀念的影響。而耶穌的神國，却是近在各人的心中（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一節），每一個人的心與處無不蘊有神國的根苗，可以發芽滋長，要是人人願意努力向着「人」的道路上（人道）走去，神國不難實現在這活人類社會之內，而不必死後的天堂。還有，耶穌時代猶太人所企求的「神之國」，是想用武力把羅馬人趕走，恢復昔日以色列選民的固有聖權，而以耶路撒冷為中心，以猶太民族為範圍底清一色天下，只有遵奉律法的義人，才配做神之國底國民。然而耶穌之神之國，是政治的而尤其是精神的，是全世界的而非僅僅自己本族的；夠神國國民的資格者，除被壓迫的以色列族而外，還有「異邦人」，甚至還有帝國主義走狗的稅

吏，因為這不是他本心所願，而是惡制度下必然的產物，只要他能悔改，便也是我們的同志同胞。

很可惜，耶穌這樣的神國，絕不為當時一般人所了解，二千年來，也很少人為這種神國努力，為這種神國底降臨而祈求。有些聰明的教會，唱着『政教分離』底說法，把宗教從實際社會生活隔開，使成虛幻的僵屍的宗教，所以政治社會直到今日幾乎沒有半點沐浴着耶穌教義底恩賜。近代有名的政治思想家，雖然摧毀了封建的政治組織，創造了所謂『現代化國家』(Modern State)，然而絕不是耶穌的神國。自馬克維尼(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唱導『國家底目的是：內以維持統一，外以開拓封疆』(參考他的君道論 Il Principe)之說起，一直到了今日慕沙里尼的法西斯和希特拉的納粹，更使現代國家變本加厲地化為猙獰面目的惡性帝國主義。有許多帝國主義思想家以為人類社會生

性好鬪，強的種族要把弱的種族殺死或做奴隸，國家是支配階級統治被支配階級的利器，是優勝民族統治低劣民族的適宜組織（如德奧學者龔布羅維茲 *Wig Gumpowicz* 一般人，）所以帝國主義理當擴展它的版圖，伸張它的權力，統治，宰割，和壓迫它的殖民地，以完成其代天行道的使命！亞比西尼亞合該滅亡，奧地利合該強併，洛迦諾條約及一切國際和平條約合該撕毀！他們也一樣高唱着『和平』，『王道』，他們似乎也在傳布對殖民地，對被壓迫者的福音！

然而真福音的義憤被這些冒牌的福音激動了，而矍然崛起。因為科學的大敵倒不是『非科學』，而是偽科學（*Pseudo-Science*）。世界上似是而非的流毒最足以戕賊人心。孔子底『惡紫之奪朱，惡鄭聲之亂雅樂』和耶穌痛憤法利賽人底假冒爲善，正是一個道理。民族主義底大敵，倒不是國際主義或世界主

義，而是現今正強調着的法西斯性的民族主義與追蹤法西斯的民族主義。神國底主題是「神」而不是「國」，它的內容是愛而不是武力，是人而不是魔，是民衆而不是軍閥。不以一般民衆爲主體底民族主義，是民族主義底真正仇人！現代一般法西斯帝國主義者，也高唱着民族主義，高唱着「國家高於一切」，來淆亂世界的視聽，想一手掩盡天下人耳目。殊不知他們這種假冒、蒙蔽、欺騙、壓迫的高強手段，正引起國內國外的極度憤慨與反抗。解放運動的怒潮，像排山倒海般衝漲而不可遏！在這種澎湃進行中的潮流，到了一九三七年的「七七」「八一三」，更激起了在遠東最高度最壯闊的波瀾。威震八荒，氣吞雲漢，使猙獰面目血口利爪的惡獸蒙了意想不到的挫擊，使整個世界爲之愕然變容！

在這個洶湧廣浩的波瀾中包含着些什麼呢——一千多萬方里廣表的地帶，

在熊熊地燃燒着烈火，四萬萬五千萬龐大的民衆，在怒吼、在躍動、在迸湧出熱騰騰的鮮紅寶血，在前仆後繼地奔赴悲壯的十字架；他們都甘心捨棄了自我，而投身於爲整個民族的生存。他們都有資格做『咬碎了牙向肚裏咽』的曾文正，做浩然正氣殺身成仁的文天祥！試想，在那麼廣大的一塊土地上——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燒着聖靈的火，流着義人的血，活躍着那麼多的一羣神聖戰士，整個的世界，那有不豁然另換一副面目？傳統的舊制度、舊習慣、舊文化，一定急劇地淘汰下去，摧枯拉朽地崩潰、掃蕩、肅清，而漸漸從毀壞、破滅的氛圍中湧現出另一個簇新的天地！『神國近了』！

第二章 生在被壓迫民族中的耶穌

一 耶穌產生時的猶太

「神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本是耶穌的先驅者約翰對他同胞猶太民族底警鐘，然而那時猶太民族雖被給予了「神國近了」底大好機會，而終不能利用，那真是可惜萬分！近代世界也還有像當年猶太民族一樣的無數民族，飽受壓迫，「被擄」「被囚」，雖耶和華報告「釋放」「自由」的福音，大吹號筒地送到他們的耳朵，而他們把捉不住這個大好機會，承受不了這種恩賜，徒使已經鄰近了的神國停頓着不能降臨。這都是今日中國民族最嚴重的殷鑑！

耶穌出生時的祖國猶太已不是一個獨立自由的國家了；直捷地說：耶穌是

殖民地被壓迫民族中，而且是一個勞工木匠家裏的兒子。猶太本是個天生的宗教性的民族，却也是實際的富有政治意識的民族，不過耶穌時代的猶太，無論政治的、或宗教的，都陷於最悲慘最混亂的厄運。那時的猶太早已亡了國六十年，都是因為自己內爭（黑格奴 Hyrcaus 與亞里士多布魯 Aristobulus 兄弟爭鬪）把好好的馬加培 Maccabees 中興的王國，終於給羅馬帝國的鉄蹄所踐踏了（公元前六十三年）。羅馬帝國其時版圖日擴，每逢併吞一屬地，必仍選立一個本地人做僞政權的君主，却另自派一羅馬總督以當監治鎮壓之任。猶太自然也同此例。他們為利用號召起見，抓了一個馬加培後裔希律（Herod），封他做猶太屬地的僞君（公元前四十年立）。同時放了一個總督駐紮猶太，那便是新約上所載那個審訊耶穌底本丟彼拉多（Pontius Pilate）。耶穌底產生約在希律王治世底末季，那時羅馬帝國主義對於猶太殖民地人民的壓迫，真是罄

竹難書：軍隊的蹂躪、擄掠、與姦淫婦女，政治的苛酷，稅捐的繁重，使猶太飲恨切齒者已非一日。而猶太人自己，自然也有無數帝國主義的走狗，「猶奸」，爲虎作倀。所有殖民地內應有盡有的罪惡，已瀰漫於猶太社會當中，風氣之敗壞，人心之腐化，不堪言狀。尤其可恨的是上層人物如祭司長老們，把持了全國的宗教權和教育權，倒行逆施，爲所欲爲。最高的司法權名義上雖爲羅馬總督所操，實際上也在他們的手裏。他們假冒爲善，骨子裏無惡不作，脅辱寡婦，強佔民產，包庇詞訟，顛倒是非——是十足的典型的封建餘孽和高等猶奸！而我們不幸的耶穌便生長在這種黑暗的環境裏！

讓我們來分析一下：那時在猶太社會上占勢力的，約有三大派：第一，便是所謂法利賽人（Pharisee），他們屬於祭司階級，在宗教上及政治上握有最大權勢；耶穌的時候這派人數約有六千。他們提倡猶太傳統的律法主義與祭祀

儀式，競爲虛偽，在十字街頭做禱告，在人面前施捨，暗底裏却腐敗不堪，爲耶穌所痛斥，如四福音書所疊累登載。他們代表猶太的正統思想，信仰創造世界攝理萬有底耶和華，認爲宇宙一切都早經耶和華神旨安排妥當，不容變更；人生絕對不能自力更生，因爲運命完全操在神手。他們更抱一種特別的信望便是彌賽亞 (Messiah) 底降臨——彌賽亞被擬爲古以色列大衛的嫡裔，是耶和華的忠僕，是猶太民族的救主——「真命天子」，不日便要下凡，把聖地耶路撒冷從異邦人手中奪回，驅滅那冒瀆神明的羅馬蠻族，福佑這虔誠朝禮的以色列一派相承的「選民」。他們心目中的彌賽亞救主，誠然是流亡時代和羅馬帝國暴力下的產物，但其性質是特殊民族的而非普世人類的，是帶法西斯性的而非民主的，是奇蹟的而非實證的——這些觀念都和耶穌的思想直接衝突。他們既不能抗戰，又不能建國，既不是推動社會革命，也不是促進民族革命。然而他

們確是當日猶太社會上最占勢力的一派。

第二派叫做撒都該人 (Sadducees)；若對封建的法利賽派而言，這派可稱爲趨時的現代主義者。他們歡迎希臘文化與政治，熱心猶太底獨立運動，雖亦遵奉傳統的律法，但認爲律法可以自由解釋，自由運用。他們認宗教爲政治的工具，屈目的作手段的附庸，並信：幸運屬於強有力者，而愚弱的人當然應該受罪。這派人多屬於貴族階級，思想淺薄，帶唯物主義的色彩，也爲耶穌所不取。第三派是厄辛茲人 (Essenes)，多屬於下層階級，有農夫牧人和養蜂者等等，是一種社會主義的祕密黨派。入黨者一律平等，營共產生活，尙簡樸，禁婚嫁。他們也守猶太律法，但除拜耶和華外，又拜太陽，晨起必向朝日禮拜，這大概受了波斯教影響的緣故。除以上三派外，還有一個半宗教半政治的團體叫做奮銳黨 (Zealots) 或迦南人。當羅馬軍隊圍攻耶路撒冷時，這派曾作

最有力的抵抗。後來跟從耶穌的十二門徒之中有個叫做西門 (Simon) 的，便是該黨的一個黨員。

從上述的情勢與環境看來，猶太民族在紀元前後之交，實在淪陷於一水深火熱壓迫重重底人間地獄，比起六七百年前在亞述利亞壓迫下的先知時代，比起一千三百多年前在埃及統治下的摩西時代，豈止痛苦到百千倍！時勢造英雄，如果在從前那個時候會有偉大的民族領袖摩西，會有精神革命運動大先知以賽亞一班人應運而生，那麼，在這更危急的時候，不更會產出比摩西以賽亞更有力，更神聖的人物來嗎？那我們可以進而研究這個應了時代要求而出的耶穌了。

二 耶穌底生平

關於耶穌底史料，自不能不首推新約的四福音書。但四福音書底作者因受時代思想與宗教信仰的限制，所記載的，不免缺少科學的確實性。福音書中首先關於耶穌底誕生有許多奇蹟的敘述，如聖靈的感孕，東方博士的見星，希律王的搜殺嬰兒，耶穌父母逃往埃及及與返拿撒勒底經過，終有些誕誇揉湊；但我們也可在字裏行間窺察到耶穌成產底來源，嬰兒時代底顛沛，家庭環境底慘澹與艱苦了。耶穌底幼年生活，福音書都沒有詳記，只載及他十二歲時跟父母上耶路撒冷，和文人學者問難辯論，為聽衆所驚佩底一段故事，我們可以推知耶穌父母必是極虔誠的國教信徒，他從小必感受家庭中的宗教陶冶，或許到附近的會堂裏受過那普通的教育。耶穌十二歲以後喪父，那時家中除寡母外，有幼弟四人和弱妹，他以長兄的資格繼承亡父的木匠技業，而負擔撐家庭的責任。可知耶穌在早年已被捲入於艱辛的世路，而且飽習人情世態的機微了。

像上邊所述的，那時猶太已達於亡國後社會顛簸，人心極度不安底狀態，凡稍有志氣的，誰願作帝國主義的走狗！凡稍有血性的，誰不願奮起抵抗強權，重建祖國？偉大的祖先，如摩西，如以賽亞，如耶利米，如……的靈魂，應該活躍在每一個民衆的心坎裏！「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底志願，迦南美地底舊夢，耶路撒冷聖殿光大擴充底祈求，一定會熱狂地燃燒着在每一個青年的每一條血管裏！如果要從強權帝國主義的枷鎖扭斷解放出來，叫帝國主義者心驚膽落至悔改，把惡社會制度根本肅清，而重新奠定一個新社會秩序，這的確不失爲一個千載難逢的極好機會！所以那時有個聖經上稱做施洗約翰的 (John the Baptist) 在約但河一帶開始警告民衆，發出「神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底呼號！時在公元後廿六或廿七年。他用河水給信徒施洗，以爲悔罪自新加入這新運動底表織，他並且揚言「在我以後來的，能力比我更大，我給他

解鞋帶也不配；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但將來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

（具見馬太三章一至十二節，馬可一章四至八節，路加三章二至十七節，約翰一章十九至二十八節）耶穌這時已三十多歲了。他久已感到大難的深沉，人心的燃沸，與時機的險緊而急迫，一聽到施洗約翰的警鐸，自然深表共鳴，所以便到他那裏隨衆受洗。約翰推遜不迭，說：「我應向你受洗纔是，怎麼你反向我來領洗呢？」（馬太三章十四節）

耶穌領洗以後，退至荒野，潛修默省，寢食俱忘者多日，聖經載明這時他達到三種試探底故事，大意是：

1. 你可以叫石頭變成食物。但耶穌拒絕道：「經上記着：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

2. 你可以賣弄勇敢，僥倖成名。但耶穌拒絕道：「經上又記着：不可試

探主、你的神』。

3. 你可以奪取世上的政權與萬國的榮華。但耶穌拒絕道：「撒但，退去罷！因為經上記着說：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他！」

這些當然是宗教的象徵的描寫，意思是指耶穌自己心中的爭戰，畢竟做羣衆所期待的彌賽亞好呢？或是應做自己理想中的彌賽亞？他深深覺悟到：單靠物質之無用，投機應世之無聊，解放革命的偉業需要精神教育做基礎，且應從整個社會制度上着手，而不是單憑武力，打倒某一國或數國的武力便算完工。他立了這種信念以後，便開始宣傳他的理想，選召漁夫西門 (Simon) 安得烈 (Andrew) 弟兄二人，和雅各 (James) 約翰 (John) 後又得了稅吏馬太 (Matthew) 等共十二人爲門徒，到加利利 (Galilee)、迦百農 (Capernaum)、撒馬利亞 (Samaria) 一帶地方傳道行醫，聲名日大，福音書上屢載「衆人都很希奇他的

教訓，因為他正像有權柄的人」（馬太七章二十八節，馬可一章廿二節）。

然而那時上等社會的法利賽人，正嫉忌着耶穌的聲勢，又飽受他理直氣壯的責言；普通民衆方面，一面既驚仰耶穌不凡的奇才，但一面又對他精神教育事業大失所望。他們滿心期待有個神武的猶太首領來臨，驅逐強暴的外來勢力，援救鐵蹄下苛政下的同胞，以恢復亞伯拉罕子孫的神聖權利。像耶穌那樣出類，拔萃，似乎配做這真命天子救主的彌賽亞了，不料耶穌的彌賽亞觀和世俗的彌賽亞觀大不相同；他所謂「救」，不僅限於以色列族，乃是對於全世界人類，他所用的方法，不是以暴易暴，「以牙還牙」，乃是一種大仁大勇的宗教教育；他的人生態度是愛而不是仇，他的目標是整個新社會秩序——即神國——底完成。當耶穌最後一次進耶路撒冷城的時候，緊張欲裂的猶太民衆，見他一面傲然自命爲救主，一面又儘空言高論，全無愛國抗戰的實力表現，大大

失望之餘，適以攪起反感和憎惡底心理。唯物派的撒都該人已早嗤他爲迂疏，傳統律法派的法利賽人，自然借刀洩憤，哄動羣衆，誣爲邪道叛徒，甚至親信的門徒，也對老師摸不着頭腦，其中的一人猶大 (Judas) 爲愛國心所驅使，竟出於賣老師而不惜。可知耶穌當日已早冒全社會之大不韙而成衆矢之的。他的被殺，充分地具有情勢底必然性，而他自己也未嘗不知禍在眉睫。公元二十九年的逾越節，他和諸門徒進最後的晚餐，透露出運命已至的惡耗，他

「拿起餅來，祝了福，就劈開遞給他們說：『你們拿着喫，這是我的身體！』」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說：『這是我血，爲多人流出來的！』」(馬太廿六章廿六至廿八節，馬可十四章廿二至廿四節，路加廿二章十四至廿三節)

那天的昏夜，他獨自上客西馬尼園 (Gethsemane) 潛省默禱，死生交戰，

最後決以「無抵抗的抵抗」與「死」貫徹他的理想。於是他袖手受縛，爲祭司長老們所組成的議判廳（聖經上作公會）裁決釘死在十字架。第二天早晨便被解送到羅馬總督面前審問，他自己承認了是猶太王而後，在極刑的十字架上完畢他壯烈的最後呼吸！然而耶穌死了，他所遺的對世界被壓迫者的福音却永永復活了！

第三章 耶穌底教訓

一 關於他的信仰

如果有人問：「基督教是什麼」？我們可以毫不遲疑地回答他：「基督教是世界被壓迫者的福音」。這福音便都蘊貯在耶穌當年底教訓裏。

耶穌底教訓，爲什麼當時一般民族都很「希奇」它，而且像「有權柄」的人所說的呢？這表明他的話所以有力，必定背後具有極堅強的信仰，而且這信仰一定很獨特不與衆同。誠然耶穌也跟一般猶太人一樣，共信傳統的耶和華上帝，然而耶穌的上帝觀和猶太流行的上帝觀迥不相同。第一，猶太教的神是超越的——超出乎世間之外而高居乎人間之上。他是全聖全善，與罪惡污穢的人間世界絲毫沒有接觸；神人間既相隔絕，遂不得不有天使以爲承上啓下援凡入聖底媒介。所以猶太教的神學是建築在三級的世界觀之上：



耶穌的神不但是超越的，也是內在的——運行乎世界之中，而潛居乎人心之內。他大膽地宣言：「神在你的當中」，「心是神的內殿」。這樣一來，平白地把人的價值提高了幾萬丈，把世界將來的希望，平添了幾萬倍！這種信仰，

建築在他合理的體驗的自覺上面。他明確不惑地意識着：人是「人性」而同時具着比人更大的「神性」（馬太五章四十八節）；人是單獨的而同時更擁有全宇宙做他的後盾（馬太十六章二十八節，馬可九章一節）。這種「宇宙巨力」（Cosmic Power）在個人心中的潛蓄，鼓動；與運用發揚，是耶穌自己所確切感覺，而不憚再四爲人作證的：「父在我中，我在父中」，「父與我原爲一」，「差我來的是與我同在」（約翰八章廿九節，十章三十節，十二章四十五節，十四章十節）。所以他常常自稱「人子」，便是以「神子」自居底意思；別人稱他做「基督」（Christ 救主之意），他也無慚地點頭自認（馬太十六章十六節）。其實從耶穌看來，人人都可以做到基督，甚至比他更大的基督（約翰十四章十二節）。

第二，猶太教的神是正義的，嚴明的，閻羅王樣的，是律法的制定者與執

行者，他觀照下土，洞察人事，賞善罰惡，鐵面無情。然耶穌的神，一方面固然是正義的，他方面更是慈愛的（馬太七章九節），而愛尤勝於義。神是全知全能而又全愛。這種信仰又是合理的，實證的，而決不是浪漫的，烏托邦的，望梅止渴，自作多情式的虛幻論。他的「愛」的宇宙觀，出發點是實際的人類生活。那時猶太充滿了虛偽，欺詐，淫亂，不義等等，已如上段所述，耶穌生在萬惡的社會中，目擊罪污醜酷的人生，假使他稟具了騷人派感傷的性格，理當成爲一位厭世主義者，事實上當年一般算有高等知識的人（祭司長老們）都是實際的厭世主義者。他們承襲了猶太教的宇宙觀，斷定人間是罪惡深沉，眼看世界快到末日。然而獨具隻眼的耶穌，偏從殘惡穢污的人世中，發見了人心底最機微處，蟄有隱隱的一縷曙光，這曙光便是「父親對於兒子，給餅不致給石」底「愛」（馬太七章九節）。誠然這曙光極微極纖弱，但映在那一片龔龔

昏暗的苦海裏，愈顯得萬分寶貴！耶穌在做孤兒的時候，做木匠的時候，已飽嘗了實際經驗。覺得世界底究竟是『愛』，而冷酷虛偽都不是人世底本相。他又經過了四十日曠野中的深沉思考（馬太四章一節，路加四章一至十三節），經過了自然界太陽，雨，飛鳥，百合花的嚴密觀察（馬太五章四十五節又六章廿六節以下），經過了人事界『浪子』，葡萄園工人的具體佐證（路加十五章十一節以下，馬太二十章一節以下），經過了他自己爲門徒洗脚（約翰十三章三節以下），爲朋友捨命的躬親實驗，愈加堅定地確信這『愛』是具有普遍性和堅實性底真理。

哲學是抽象的，宗教是象徵的；用崇拜，禮讚，用人間言語來表達這『愛』的宇宙觀，自然只有『父』的一個名詞比較還算真摯而親切。所以耶和華上帝到了耶穌口中便不是可畏的閻羅王，而是依存擁膝的慈父了。慈父對於全世界

人類一羣兒女是何等一視同仁，何等痾瘵在抱，何等熱情的期望與息息相關！他看到我們行善，將如何衷懷歡慰之无量；看到我們作惡，將如何矜憐傷痛而垂淚捶胸！慈父對於子女的不肖，倒行逆施，一時雖甚憤怒，但私衷畢竟希望他或她終能悔過遷善，幡然來歸；如果真的一旦悔悟自新，慈父豈不要加倍感動，喜淚交并！耶穌所譬喻的「浪子回頭」底故事，正是他上帝觀最逼真的素描。因此，我們可以明白：猶太教的神是專顧以色列族的，偏狹的，地方的，而耶穌的神是關懷到全世界的，好比無所不照的太陽。「從東從西，從南從北，將有許多的人來，在天國裏和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馬太八章十一節，路加十三章廿九節）。神是全人類的父，人人都是神的愛兒，這樣，你我都是兄弟姊妹，行壓迫的羅馬人，與被壓迫的猶太人，亦本是骨肉一家，怎忍自相殘殺？耶穌教底偉大在此，而其受疑慮處亦在此。

然而耶穌的信仰是堅定的，百折不撓的，決不因一般庸俗底不易接受而修改或搖動他的信心。他更不因內外上下全體底懷疑、反對、攻擊、逼迫、而放棄或稍移易他的信仰。一個人能具着那樣『冒天下之大不韙』底信仰，真可以獨往獨來，魯絕千古了！其實耶穌的時候，已到了一個除舊布新的大時代；舊信仰完全成了虛偽的空殼，對於離亂破殘的時局，絲毫不能有所貢獻，對於水深火熱的民情，半點也沒有功用；將它根本廓清，而代以一個新信仰，是再好沒有的良機。這時候已不用枝枝節節地彌縫、遷就、妥協、而儘可以大刀闊斧地斬除一切。『新酒決不能裝在舊皮袋裏』！不過惰性的社會，泄沓的人心，住慣了黑窖受不起光輝灼耀的太陽，因而對於耶穌的革命福音，生出反感，而且耶穌的福音實在對他們太崇高太超特了——它不但要摧毀一切傳統的蒂固根深的信仰，要揚棄箴筭篩汰下的本國文化（馬太三章十二節），更且獨排衆議

地宣言「愛仇敵」在那樣羣情激昂正要用武力抗拒羅馬強敵的氛圍中！他也許還被誣爲「猶奸」，被斥爲妖言惑衆；但他甯願爲新信仰而死，甘心以惡名，以釘強盜的十字架授生命於大時代的洪流。耶穌誠然釘死了，然而他的新信仰終於建立起來了！

二 人生觀和社會運動

耶穌的人生觀和社會觀是承他的上帝觀而來。他從悲慘苦惡的人生面影，透視到生命的本體是善是光明。人是神的複像，是神的殿宅，是神的愛兒，人可以完全同神一樣完全。世界上再沒有比人生更寶貴的东西：「人就是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馬太十六章廿六節，馬可八章三十六節）？老實說：人是一個無盡藏的寶庫，我們幾乎可以結論到：人就是神（約

翰十章三十四節)。總之，神是第一位，人便是第二位。耶穌鄭重地教訓一個青年人道：『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這是最大的誡命，其次就是要愛人如己』(馬太廿二章三十七八九節)。這便是耶穌全部人生哲學底綱領。

耶穌這句話很清楚地包含兩點：一是人生底意義與價值——如上所述，人祇略次於神而已；因為人是有價值的，所以任何否認人的價值的個人，集團，制度，都要打倒。耶穌的福音所以為被壓迫者的福音就在於此。二是人生底實踐方法——我們應當怎樣做人呢？沒有第二條路，只要『愛』，無條件的愛，徹底的愛，對於神，應愛，對於人，應愛，甚至對於仇敵，也應愛(馬太五章四十四節以下，路加六章二十七節以下)。『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給他打；有人搶你的裏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強你走一里，就同他走二里』(馬太五章三十九節以下)：這是愛得何等積極呢？別人恨我，欺我，甚

至要殺我，只是他的無知，我應當憐憫他，饒恕他，爲他祈禱，爲他祝福；這是最大抵抗的「抗惡」，是最強烈的積極的態度，是化惡消禍底改造人間社會底無上法門。否則以暴易暴，冤冤相報，仇讎無已時，爭亂無窮期，神國社會能實現嗎？

這些話，自然有許多人嗤爲夢囈，甚或斥爲出賣國家民族；是的，耶穌應分被疑爲「漢奸」的。然而耶穌的人生態度和動機，實在非常宏遠而深刻。無論從何方面觀察，他決不是個卑怯妥協之徒。處在亡國的環境中，目擊同胞之飽受壓迫，他是何等切望猶太民族底解放，何等對本國民衆具熱烈的同情，何等對耶路撒冷故都掬悲天之熱淚，寄無限的哀忱！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好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們不願意」。（路加十三章三十四節）

耶穌且未嘗忘情於猶太政權教權之取得，如果機會成熟，他一定當仁不讓，雖然他並不僅僅以此為滿足。他徇大衆的期望，自認為彌賽亞，是基督（馬太十六章十六節），是猶太王（馬太廿七章十一節，馬可十五章二節）；他確實想追蹤摩西，領帶同胞，使出水火而登衽席。他特別着眼於幹部訓練（門徒們），使能勝任為組訓民衆的工作；他更特別喜歡自和下層民衆接近，灌輸民族自覺的意識。因為他看清楚：如果不把整個的民族大衆發動起來，憑少數血氣青年，靠物質的武力，要把羅馬帝國強暴推翻，這無異於以卵擊石，不但會成功，而反貽害甚大。所以耶穌的愛國哲學，不像當時社會上一班年少氣盛的青年所抱的匹夫式的人生觀，而是具有更積極的抵抗，更徹底的奮鬥，含有更大真理與更遠眼光底救民救世的人生觀。

老實說，從耶穌的立場看來，亡國的不但是猶太民族，羅馬也是的，而且

崩倒得更厲害！羅馬那時雖壓倒萬國，赫赫稱雄，然而她的「心」早已亡了，她龐大的「帝國」，果然不久也分崩離析了（耶穌死後二五六年）。因此，先知的耶穌看出猶太民族最大仇敵倒不是羅馬人或羅馬總督，而是更基本的帝國法西斯思想與制度。這種思想與制度不但滅亡了猶太，而且就來滅亡羅馬自己！事實上猶太民族應該喊醒或聯合可憐的羅馬民族一齊來打倒共同的公敵——萬惡的法西斯思想與制度，而建立一個新社會新國家，在那裏，不但猶太民族，連其他各國民族，各級人士，都得平等自由的福利，永斷相仇相恨的禍根；這便是耶穌所企求努力的所謂「神之國」。這神國一詞，本是以色列教猶太教一脈相傳的口頭禪，是猶太大衆所共同信仰共同盼望的政治社會理想。不過耶穌爲了大衆宣傳底便利，依然沿用這舊的熟名詞，却注入了嶄新的，革命的內容。他的新神國觀，和傳統的神國觀念，在本書第一節裏已略爲提及，

計有大不同者兩點：

第一，古老猶太人心目中的神國是另一個遠隔紅塵的聖潔世界，是耶和華神和衆天使的安居所在。神國底來臨是突然地顯出在「末日審判」底一幕。那時大地陸沉，世間絕滅，號角一聲，衆生一齊來跪神前，聽受審判，除不義者永死而外，義人便得永生，與耶和華及天使同榮萬世。然而耶穌的神國是現世的而非他界的（*Otherworldly*），是漸現的而非突發的。他說：「神國如同人把種撒在地上……先發苗，後長穗，再後穗上結成飽滿的子粒」（馬可四章廿六節以下）。但神國底完成，雖屬無限的將來，而它的實際基礎，却近在每個人的心中（路加十七章廿一節）。如果人人真依着「人」應該走的道路做去，神國便可實現。這個自然需要長期的教育，不斷的改造，而且絕不是主觀的唯心主義，因為耶穌的祈求神國降臨，明白提出（1）物質的（2）政治的（3）文化的

三種條件（馬太六章十一至十三節）。第二，當時一般猶太人所懸想着的神國，是因受足了羅馬的淫威，要用武力把羅馬人趕走，恢復以色列選民的固有聖權，而以耶路撒冷為中心，以猶太民族為範圍底清一色天下；他們認為只有遵奉祖國律法底義人，才配做神國底國民。然而耶穌的神國是倫理性的而非軍事性的，是全世界公有的而非任何某一族的。配做神國國民底資格，不但是「非以色列族」，是「異邦人」，而且可以是帝國主義的走狗稅吏，可以是賣身度日淫賤無恥的娼妓（馬太廿一章三十一節）。先進神國者，偏不是義人而是罪人（馬太九章十節以下），偏不是祭司而是穢婦，偏不是富室而是乞丐；（馬太十九章廿三節，路加十八章廿四節），偏不是貴族而是平民；這是何等破天荒的革命呼聲啊！你們一定要問：這為什麼？無他，只為平民，乞丐，娼妓……都是世上極度被壓迫者。而神國却是屬於他們的！（馬太五章十節）

『木匠之子』的耶穌，親身體驗着勞苦大眾的滋味，深切體會到被壓迫者的心情；他知道他們終日終年，胼手胝足，汗血枯顛，而不得半飽，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犯了罪，當然該捕去處刑，國家有了事，當然更該送錢，送役，送命！他方面，那班封建軍閥，地主豪紳，資產帝國主義者與其爪牙，却不費一矢，不勞一卒，坐享着極度舒暢豪華淫樂的生活；平時如此，戰時亦然；戰勝國的軍人，資本家固然如此，亡國大夫貴族也可這樣。所以耶穌當年底講詞，有一半是痛罵這班淫威貪污之輩——不但敵國的，更是本國的；有一半是安慰和發動一般下層的勞苦大眾和低級人民。『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到我這裏來安息』（馬太十一章二十八節）。『哀憫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全上五章四節）。『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全上十節）。『我來，是召罪人，非為義人』（全上九章十三節）。『我來是叫地上

劊刀兵，……叫人與父親生疏，女兒與母親生疏，媳婦與婆婆生疏。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裏的人」（全上十章三十四節以下）。耶穌眼見這樣不公平的社會，知道黑暗，腐敗，侵略，屠殺，爭奪，都是由此產生，所以他的宗教運動是在根本摧毀這些舊制度，舊社會，而新建一個自由，平等，公道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老弱有養，壯年有業，人人得以相愛相親底神國社會——在那裏，永沒有被壓迫的人。

第四章 我們應當怎樣？

一 救濟未足爲福音

聖經上載着耶穌復活時顯靈對他的門徒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

民聽』(馬太廿八章十九節，馬可十六章十四五節，路加廿四章四十七節)。我們要問：這『福音』究竟是什麼呢？我們做基督徒的，在這大時代中，應當怎樣宣揚我們的大宗師，我們的先知彌賽亞呢？

火蓋是已經揭開了，素以和平著世的中國，有一半領土——十八行省一千數百萬方里——已塗滿了鮮紅的血，這血自然都是神的縮影——『人』——所犧牲的。在緜延數千里前綫的士兵，晝夜冒着重炮的轟擊，在廣袤數萬里後方的居民，不時受着敵機的狂炸，一年以來，死傷的平民，不下數十萬，因而顛沛流離，無依失養者，又不下數千萬，猶且前途茫茫，無所底止，這真是人類歷史空前的浩劫！慈悲博愛的基督教，目覩此種慘象，豈有不引起惻隱傷感之情？故自戰局展開以來，基督教會與各種基督教團體，無不紛紛興起，從事於救濟事業。或捐款，或出力，或在前線服務傷兵，或在後方振濟難民；對流亡

的學生，對苦戰的軍士，都有慰勞拯救的工作。下面是中國全國性基督教各團體聯合宣言底一段：

「我國正在遭遇空前的浩劫，烽火連天，災黎遍地，我教會在此時機，尤應及時興起，努力前進，以拯災黎而挽劫運。因基督的福音不是予人們以失敗與退却的心理，乃是要喚召人們與惡勢力奮鬥。這福音是要人們將上帝的愛在行為上表彰出來，救助顛連困苦的人……。」

「全國基督徒務請合力辦理救濟工作，藉以表現在戰爭恐怖中的基督徒精神。但物質的救濟要與靈性的救濟同時並行。因為我們不但要救濟人的肉體，而且要醫治人的靈魂和增強其信仰與盼望。因此，我們建議後面的幾種救濟工作，請各地教會量力而行：

1. 救濟困苦的和貧窮的難民；

2. 凡屬社會方面，康樂方面，以及教育方面的需要，皆當應付；

3. 應付靈性的需要；

4. 藉幫助他人需要的機會，尋求團契；

5. 教會醫院可負責治病傷之責，其他的救濟事工，應盡其可能，得到教會的密切聯絡和教友的幫助』。

誠然，基督的福音是要人們將上帝的愛在行為上表彰出來，救助顛連困苦的人；然而這種『救濟福音』，只能算整個福音的一環，而且比較是枝節的，附庸性的。倘若把救濟事業看做耶穌的根本福音，以為基督教在這大時代中的使命僅止於此，那未免認錯了耶穌底教訓了。

世界上任何宗教，都是以『救』為它的功用，基督教自然也沒有例外。因為我們的現實人間，確是『苦海』：從這苦海中援救出來，超昇樂土，是每一

個生靈所呼籲的心聲。宗教信徒和教會，鑒於這種普遍的需要，截胥及溺，援之以手，誠不愧爲藹然仁者，仰體『救』主底本懷。然而醫一疾病，必先細診這病的癥結所在，探究其所自來，而後斷除它的根本。看見一個患者頭痛發燒，就給他服用亞斯匹靈畢拉密登（Pyramidon），而不窺察它熱度底由來，那是何等庸醫誤命！一樣，今日一般教會，看到成羣的難民，災黎，傷兵，流亡者，只顧去救濟它，却不問造成這極大痛苦底真原因在那裏，單是枝枝節節地表面上做些賑濟服務的工夫，實在不是個根本『救』法。

要真正發生『救』底力量，必須是內發的，覺悟的自救，而不是外爍的，他動的救濟。中國民族之所以蒙難，遭逢這絕大苦厄，當然因爲承受着幾千年封建勢力的積壓捆綁，以致生氣萎沉，加以重重帝國主義的壓迫和法西斯暴力的侵略，弄到無法掙扎與抵抗，幾乎只好束手就戮。如果你真是個宗教家，看

見這枷鎖重重銹鏈緊綁着的無辜者，決不會僅僅因稿餓而給他碗飯，焦渴而給他點水，鱗傷而敷他些藥膏；你一定要憤火中燒，拿巨斧劈開他的大枷，扭斷他的鐵鏈，幫助他得到完全解放。教育家應該爲兒童布置一個良善的環境，至少也應該驅走四周圍的惡勢力與不良條件，庶使兒童得以自由成長，向上發展。同樣的道理，宗教要掃除罪惡的根結，撲滅猛火的燎原，纔可以讓人類走向和平幸福之門。

布施一點飯食茶水，和耶穌所要做的『叫被擄者得釋放，被囚者得自由』。相差何翅幾萬里！救濟是決不夠的，它不是根本福音。

二 組訓民衆也不算福音

有不少開明的基督徒，明白了廣大民衆底重要性，覺得耶穌當年對於勞苦

大眾的同情，對於下層工作的重視，凡信奉耶穌的，自應本着祖師的遺意，盡力為民衆服務。尤其是在現階段的中國，正展開對法西斯敵人侵略的民族革命戰爭，長期抵抗底基本力量，端賴全民大眾；素以民衆為友底耶穌信徒，理應乘着這個時機，把民衆喚醒、訓練、組織起來；同時把那些與民衆直接有關係的基層幹部人員——如保長、鄉鎮長、區長、以至縣長等，加以訓練，叫他們真能發動民衆，以完成國家今日所要求的「全民動員」底任務。

抱這種態度，幹這種工作底基督徒們，自然可以說是很新的現代派 (Modernists) 在基要派 (Fundamentalists) 的眼光看來，也許詆之為異端，斥之為撒但。我們倒並不反對民衆組訓的工作，不過像目下所最時髦流行的那種組織民衆，訓練幹部，其態度，其方法，都不能認為合乎基督教精神及原理，所以也不是我們所說的「被壓迫者的福音」。

被壓迫者要得到解放，自然非先聯合組織起來不可。一盤散沙，家族本位，『各人自掃門前雪』那種傳統的社會生活，若再持續下去，勢必給侵略者或分化，或屠殺，或誘脅為漢奸，而整個的中國民族，只有走入滅亡底一途！所以我們一定要根絕個人主義，小衆主義底毒菌，四萬萬五千萬人『一條心』地團結起來，有意識，有覺悟地團結起來，組成一個絕對統一的壁壘，纔可以爭取民族底生存。怎樣能使那麼龐大渙散的羣衆聯成一個集團呢？就是靠『組織』——有訓練的組織。怎樣能使那麼麻木渾噩的羣衆有覺悟，有民族意識，而能怒吼呢？就是靠『訓練』——有組織的訓練。訓練和組織是『民衆力量』一事底兩面，不許分開。都市或鄉村裏的羣衆，也有廟會，寺集一類形似組織的東西，甚至有些地方的農民，因為不甘敵人的殘虐，集合暴動起來，似乎也稱是義勇軍，游擊隊。然而敵兵一來，立刻潰敗散匿，不能發生偉大的政治

作用，這都是因為沒有受過正徑的訓練，沒有明確的意識。乃至有些地方的民團，受了敵人的唆誘，變成漢奸的部隊，來殘殺自己的同胞，可見民衆只有組織而無訓練，極弊可至送給敵人很有力的工具！反過來說：民衆只有訓練而無組織，也不會發生力量，因為民衆底特徵之一，是空間底無限廣大性。要由一村到一鄉的組織擴大為一鄉的組織，由一鄉的組織擴大為一縣一省的組織，由一個社會階層推而至於全社會的各階層；不但普及於國中，還要遠達於海外，不但結合全世界各地的僑胞，還要聯繫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的民族大衆，築成『反侵略』底廣大強固的長城。組織的範圍愈擴大，組織的力量愈雄厚，再配上正當的教育內容與明確的意識，那必然地可以摧毀世界法西斯的陣線，爭取被壓迫民族的解放與自由。

這樣看來，『組訓』誠不愧為現代特產的一種大衆福音，可是失之毫厘，

謬以千里；一講組織，終不免流爲『編組』，一講訓練，終不免流爲『操練』！編組與操練，是機械的，強迫的，灌注的，由上而下的，這便和耶穌的人生觀和社會觀大相逕庭了。人不是機械，不是物，他是有魂靈的，他是神底縮影，他可以完全，像神的完全一樣（馬太五章末節）。社會或集團結合，應該是與人底感應，合作，互助，平等，親愛，快樂，而有不斷的發展與進步。然而現代所做的組訓，實在談不到這點，尤其是我國今日各地所推動的民衆訓練與各種組織（保甲、民團、自衛軍……）離開基督教『人的價值』和宗教教育原理太遠。所有主持或擔任民衆組訓的人們，很少瞭解下層民衆的心理，也實在缺乏同情和信任。他們大多數還是充滿着『士大夫』的遺臭，對於農民、編氓、『小人』，一向看作可有可無的東西，從來不睬他們，更不屑教育他們。但一旦有了事情，用得着他們的時候，又反過來，立刻向他們『徵』這個，『徵』

那個，命也問他們要，力也問他們要，物品和金錢，也都問他們要。平時不組織他們，一要組織他們的時候，便是問他們要錢要命的時候，保甲就是很有便於『誅求』底一種組織——否否，一種道地的編組！

無疑地現今到處流行着民衆組訓，已見當事諸公對於老百姓，由『漠視』和『蔑視』的態度一變而爲『重視』的態度了。然而重視的內蘊，似乎還不是存心真想爲下層民衆謀利益，而只是想『借重』於一時，所以陷入一種矛盾底心理：一面想發動他們，一面又要防範他們！在今日全民衆動員底迫切呼聲中，有不少人，口唱組織民衆，實際却去干涉民衆組織，口唱訓練民衆，實際却去統制民衆訓練。在這種不誠意和變相的束縛政策之下，老百姓不但望風逃避，應徵無人，而且常常激起反抗和仇視，以至『民訓』弄成『民變』！一部分更爲敵人所乘，受其利用與誘脅，糊糊塗塗地當了漢奸，來殘害自己的同胞

骨肉！本來都可以爲善良的神的兒女，可以爲一齊促進神國社會的鬥士，不幸却被逼至或成後方騷亂的土匪，或充萬年唾罵的漢奸，這是何等痛心的一幕慘劇啊！

本來，在這樣一個動盪的時局，這樣一個革命烈火狂燒的大時代，一片廣大民衆，已給飛機大炮震破了聽天由命底舊夢，而挺生了政治意識，民族意識，神聖鬥爭意識底萌芽；他們都想動，想躍起，想打碎亡國奴的命運，想開拓一種新天地，新生命。如果現代誕降了「我來，叫羊得生命，得更豐盛的生命」底耶穌，他來做民衆組訓工作，他一定先痛快開放民衆運動，絕對信任他們，徹底解除他們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束縛，給他們武裝自衛的權利，給他們一切平等的地位，讓他們能充分地發揮他們固有的偉大力量。民衆非達到自覺，不能有真覺悟的民衆，非達到自動自治，不能有真組織的民衆，而現下

的民衆組訓，從基督教立場，下嚴格的審判，只可說是被壓迫者的負擔，而決不是被壓迫者的福音。

三 「人不重生，不能見神國」

（約翰福音三章三節）

世界到了今日，實在「被壓迫者」太多了！人人都在呼號，人人都在地獄，人人都渴望着救星；因此，各色各樣的「福音」也就應運而生。然而福音雖多，真福音却不可得。耶穌那時的情形，正復相似。他已警告過大衆：「那時有人對你們說，看啊，基督在這裏，或說，基督在那裏，你們不要信，因為假基督假先知將要起來顯神蹟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選民迷惑了」（馬可十章廿一二節）。真的，當今之世，假福音到處流行，迷惑着一切被壓迫的大衆。（路加廿一章八節）這裏樹起一旗幟，說：「到這裏來，我們救濟你！」

那裏又有一旗幟，說：「到我們這裏來，我們要扶植你，援助你！」假基督底種類愈多，被壓迫者底沉淪愈深下！

尤其是法西斯帝國主義壓迫者，對於他們國中的民衆和殖民地被壓迫者，也要顯出「基督」般的面目，宣傳假福音給萬民聽。例如日本軍閥一向所高標的皇國主義，和最近所實施的精神總動員方案，他們也強調着「和平」「仁義」，呼召國民要犧牲小我，盡忠於公共的集團，爲後代子孫立宏基，爲將來理想而奮鬥一類的話。換言之，他們似乎也有他們的「神國」——可惜正是假神國，實在還不就是「軍國」。他們一心要推廣軍國，促進軍國，把軍國神聖化，「顯神蹟奇事」，「迷惑」他們的「選民」，使選民們消極地不會反戰厭戰，積極地可以參加侵略底軍隊，開到殖民地去屠殺淫掠，作種種惡獸的行爲。其實他們選民也都是十足的被壓迫者，與殖民地的被壓迫者一般無異。他

們這班選民，不但在物質上受壓迫，在精神上思想上更受強度的壓迫。他們受法西斯軍閥思想上的淫掠，精神上的殘虐，並不亞於被侵略國人民實際所受的淫掠殘虐。所以今日遠東狂烈的戰火，其對壘並不是中國對日本，也不是所謂「黨軍」對「皇軍」，更不是中國民族對日本民族，乃是被壓迫者對法西斯侵略底抗爭。

中國對敵兵俘虜底優待，中國飛機在日本領空上只放下傳單而不投彈，日本人鹿地巨夫婦在中國底旅行講演，都表示這次的戰爭不是兩國的民族作對，而是神國主義和「反神國」主義不容兩立底暴露。雖在這樣民族意識高潮的澎湃中，我們做基督徒的，絕對不應有民族偏見。中國的基督徒除對祖國恪盡國民應盡的本務而外，尤應具遠大的眼光，作嚴正的批判。我們不該籠統地幼稚地概斷我們中國是代表神國主義，日本敵國是代表反神國主義。神國與反神國

底涇渭，並不是國境，並不是種族，而是「愛」與「侵略」底分野。「愛」底兩個主素是自由和平等。「侵略」便是自由與平等底毀滅者。凡用有形或無形的武力掠奪或侵犯別人的自由與平等權利，都是神國底反動，因為神國是表示人人自由，人人平等，各盡所能，和諧發展底理想社會。「軍國」裏沒有得到人人自由平等；「帝國」主義下沒有得到人人自由平等；「民主國」的牌子却並不真以「民」爲「主」底國家內，也沒有得到人人自由平等；所以這些都是反神國，假神國，一概都是神國底叛逆，基督底罪人！

真理決不該有矛盾。自由是徹頭徹底的自由，平等是徹頭徹底的平等，他們都是無條件的。集團內的個人，不應因集團而被剝奪自由與平等。不由活的創化的個人所組成底集團，等於一架機器！最講服從最帶機械性的，莫過於軍隊，然士兵的意識教育，比什麼還更急要。如果兵士沒有覺悟，沒有意識，這

枝軍便沒有「士氣」；而軍隊底勝利和光榮，非全靠士氣不可。同樣，任何一種團體，任何一個社會，都要看他的「風氣」。風氣誠然無形而不可捉摸，但它的養成與確立，端視這團體內的各個分子究竟有無生命，能否得更豐盛的生命。基督教的重要基礎是「個人價值」底神聖觀。一百隻羊羣內迷失了一隻羊，雖有九十九隻存在，「神」也不以為滿足，而必須把那一隻找回（馬太十八章十至十四節）。神國非由齊備的神子合成不可。不能讓一個神的兒女失掉生命！不能使一個神的兒女被剝奪了他或她的平等自由！神國與假神國底根本區別便在：前者的集團內，各個分子有生命，有可以發展的豐盛生命，而後者的集團內，各個分子被欺騙被抹殺了生命。

而基督教立場的生命律，又是一個獨創的發見，非一般生物學上所具載。耶穌鄭重宣言：「凡想保全生命者，必喪失其生命；凡為我喪失其生命者，必

得着生命」(馬太十六章廿五節，馬可八章三十五節，路加九章廿四節又十七章三十三節，約翰十二章廿五節)。眞生命蘊藏在死底裏面。「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們更從死裏求生；我們必須超過「死」線，纔能得到「生」機。這是基督教的鐵律，實在也是生命底眞理。中國古來也有「殺身成仁」底話。所謂成仁底「仁」，照固有的意義來解釋，就是「人」，就是「生命」。「仁者人也」。聖仁，杏仁……之所以得名，都表示「仁」是根核，是生機。「殺身成仁」底意思是指：捨棄了肉身的生命，而後完成人格的生命。在某一個時候，肉身的生命是累拖的，陷溺的，所以遇必要時，非用壯士斷腕的手段把它痛快地犧牲不可。捨棄了重濁的渣滓，纔得煥發人格的光明；犧牲了舊的生命，纔得滋生新的生命。這就是耶穌所說的「重生」。這條定律，不但個人爲然，也可應用於整個民族。

一個民族到了最後關頭，真不能不作孤注一擲，抱着必死的精神，把身家性命財產都投向無情之火，把古舊的歷代相傳的家當，盡拋諸洶湧的洪流。這是大仁大勇。大仁大勇的民族是不會死滅的！否否？不但不會死滅，而且可以超躍到一個新階段，產出一個新生命。這就是我們所指的『民族復興』。如果大難當前，還是畏首畏尾，『朝議未定，敵已渡河』！如果心存姑息，憂生靈塗炭，『小不忍，則亂大謀』！如果委曲求全，中途妥協，『思保全生命，必反喪失他的生命』！中國民族在今日，正投在真身煅煉的洪爐中。無論在前方，或在後方，在抗戰建國的艱鉅工程上，已出了無量數殺身成仁的文天祥，還有無量數的軍民正在前仆後繼地奔赴壯烈的十字架，『凡爲我喪失生命者，必得着生命』！整個的民族，正在『重生』底行進中。

重生是一個大破壞大建設底歷程。這歷程是非常劇烈，非常崩狂，非常痛

苦而悲壯，但亦非常偉大而光明。它必須將一切舊的，腐化的，累贅的，不留情面地加以肅清，而後鮮嫩的生芽，纔能挺出。戰爭是一個試鍊重生底極好機會，因為它可以揚淨麥場，燒盡糠稗（馬太三章十二節），可以捉進除舊布新底行歷，可以叫大衆擡頭，可以「報告被擄者得釋放，被囚者得自由」。

「人不重生，不能見神國」。一樣，民族不重生，也不能見神國。而重生是在本身經過「必死」底嬗蛻，換取天門底鎖鑰。一切代價要自己付，誰也不能作誰的代庖。飯必得自己吃，才變成自己的血肉，教育必得自己受享，才融納爲自己的精神。死要自己肯去死，犧牲要自己願去犧牲。有意識，有覺悟，有自動自發能力的民族纔能自拔自救。這便是我們今日所唱導的「自力更生」。生命不是替代得了的，要點點滴滴自己去掙扎，自己去奮鬥，自己去從「死」裏爭求得來！必須「自」而後可以自由，必須「平」而後可以平等。不應誰仰

誰的鼻息，誰受誰的編織，誰靠誰的救濟。對『以平等待我的民族』纔可和他『聯合』。人格——無論民族的或個人的，必須獨立。沒有自由平等獨立精神的個人或民族，根本喪失了它的生命，那又怎能進入神國呢？

總結起來，我們可以歸納爲下列五點：

一、『神之國』是代表着人世可能企達的一種新社會秩序，在那裏，人人得到自由平等，營着和平幸福圓滿發展的美善生活。

二，這種理想社會雖需要循序漸致，但如果遇到一個大機會，也可以猛速地，十萬加急地促進它的降臨。

三，上述的所謂一個大機會每每就是革命戰爭。尤其是在假基督假先知紛出的時候，迷惑，欺騙，榨取，和高度侵略那一般被壓迫者，而革命戰爭底爆發性更爲猛烈！

四、在進行慘酷的大脫殼大破壞的革命戰爭中，一向被壓迫的人們操着『喪掉生命，救活生命』的鉄券，通過縣長悲壯的火線，完成他們『重生』底偉業！

五、在現世界上的人類，極大多數是被壓迫者。如果這廣大的被壓迫羣衆都怒吼了起來，都爭得了自由平等，都重新創立了他們的人格；那麼，我們這個世界裏一切制度，習慣、文化、生活、豈不將整個另換一套？豈不將豁然湧出一個新天地？這便是『神之國』之起點。

二千年前的耶穌是生在被壓迫者羣中的一人。和耶穌同時的，不但被侵略的猶太民族，連那侵略的羅馬民族，除掉極少數人是惡制度的工具者而外，一概都是被壓迫者。然而被壓迫者愈多，被壓迫的程度愈極致，革命反抗底爆發也愈來得快，來得猛！不必先知的耶穌，施洗約翰也早已看出神國的快將來

到。舊世界一定沒落，舊制度一定崩潰，一切被壓迫者的枷鎖都要隨它們一齊埋葬！『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戰勝了世界（約翰十六章三十三節）。

真的，耶穌的教訓，每一個字都是被壓迫者的福音。然而福音不是賜給懶惰的人的！『願父的國降臨』，新社會非企望，非求，非努力不可得。神國有它的最高代價，而現在正是付這代價底千載難逢的良機！

『你們看見耶路撒冷被兵圍困，就可知道他成荒場的日子近了。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在城裏的，應當出來，在鄉下的，不要進城。因為這是報應的日子，使經上所寫的都得應驗。當那些日子，懷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禍了！因為將有大災難降在這地方，也有震怒臨到這百姓。他們要倒在刀下，又被擄到各國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踐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滿了。日月星辰要顯出異兆，地上的邦國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響聲，就慌

慌不定，天勢都要震動，人想起那將要臨到世界的事，就都嚇得魂不附體。那時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雲降臨！一有這些事，你們就當挺身昂首，因為你們得贖的日子近了！

（路加福音廿一章二十至二十八節）

八一三周年紀念之第二星期寫畢於長沙

非 常 時 叢 書 第 一 類

非 常 時 的 認 識

這一類叢書的目的，是要使讀者從歷史的詔示，國際的現勢，人民的自覺，宗教的信仰，實際的經驗等各方面，去對大時代作正確的認識，使這認識能幫助他們更勇敢地負起大時代所賦予的任務。

(每冊一角五分)

- | | | | | | | | | | |
|----------|--------|--------|----------|---------|-------------|------------|-----------|---------|----------|
| 種第十 | 種第九 | 種第八 | 種第七 | 種第六 | 種第五 | 種第四 | 種第三 | 種第二 | 種第一 |
| 基督教與社會改造 | 怎樣服務民衆 | 抗戰中的青年 | 抗戰中的無名英雄 | 民族解放的故事 | 世界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 | 國外民衆怎樣幫助中國 | 中國抗戰與國際現勢 | 被壓迫者的福音 | 大時代的宗教信仰 |
| 應元道譯 | 劉良模編 | 錢國寶編 | 劉良模編 | 胡仲持著 | 王一鳴著 | 鄭麥逸著 | 胡愈之著 | 謝扶雅著 | 吳耀宗著 |

非 常 時 叢 書 第 二 類

非 常 時 的 基 督 教 運 動

這一類叢書的目的，是要討論基督教對大時代應有的態度，和對大時代應有的貢獻。例如基督教對於救國運動，和平運動，戰時服務，聯合陣線等問題，以及基督教本身修養與訓練，加以探討與敘述，使讀者覺得基督教在大時代中是一種活潑有生命的力量。（每冊一角二分）

- | | | | | | | | | | |
|------------|---------------|-----------|---------|----------|----------|------------|----------|----------|----------|
| 種第十 | 種第九 | 種第八 | 種第七 | 種第六 | 種第五 | 種第四 | 種第三 | 種第二 | 種第一 |
| 基督徒學生的人生哲學 | 國外基督徒對中日戰爭的態度 | 經過烈火的洗禮以後 | 國難期中的靈修 | 基督徒與極權國家 | 基督徒與戰時服務 | 國難期中的基督教運動 | 基督徒與聯合陣線 | 基督教與和平運動 | 基督徒與救國運動 |
| 江文漢譯 | 吳耀宗著 | 邵鏡三編 | 陳文淵著 | 余日宣著 | 梁小初著 | 孫恩三著 | 蔡 葵著 | 徐寶謙著 | 沈體蘭著 |

非 常 時 叢 書 第 三 類

基 督 教 思 想 的 新 趨 勢

這一類叢書的目的，是要用批評的態度，來介紹基督教思想的新趨勢。這些新趨勢，大半表現於基督教對現行許多思想的態度方面。其中如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合作運動，新心理學，新物理學等，均在討論範圍之內。（每冊一角二分）

- | | | | | | | | | | |
|----------|----------|----------|----------|------------|----------|--------------|----------|----------|----------|
| 種第十 | 種第九 | 種第八 | 種第七 | 種第六 | 種第五 | 種第四 | 種第三 | 種第二 | 種第一 |
| 基督教與新物理學 | 基督教與新心理學 | 巴德宗教思想評述 | 基督教的合一運動 | 基督教與社會主義運動 | 基督教與合作運動 | 基督教社會改造理論的批評 | 基督教與法西主義 | 基督教與共產主義 | 基督教與資本主義 |
| 徐羽卿著 | 陳文滢著 | 趙紫宸著 | 劉廷芳著 | 張仕章著 | 張仕章譯 | 徐寶謙著 | 應元道譯 | 張仕章譯 | 應元道譯 |

非 常 時 叢 書
第 一 類 第 二 種

被 壓 迫 者 的 福 音

民 國 二 十 七 年 十 月 初 版

著 者 謝 扶 雅

刊 行 者 青 年 協 會 書 局

總 經 售 香 港 皇 后 行 二 樓
香 港 聖 書 公 會

每 冊 實 價 一 角 五 分
另 郵 費 加 費

Emergency Pamphlets, Series I
For General Readers, No. II

The Gospel for the Oppressed

By
N. Z. Zia

THE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Sole Agent

THE BIBLE, BOOK AND TRACT DEPOT

Queen's Building, Hongkong

15 cents a copy

Postage Extra

Oct., 1938

2
046051
21

046051

(2)